

# 敦煌本〈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文本屬性與故事源流\*

楊明璋\*\*

（收稿日期：107年3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06月27日）

## 提要

本文先校錄抄寫於10世紀中葉P.2680、P.3727二寫本上的〈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後考究其文體名——「本生緣」，以為應該是「本生」與「緣起」的合稱，此文體的特色應當是敘述拔苦令安樂的菩薩行因緣。

而〈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的主要情節——割己肉以代狗為蟲蛆所食，可在清代乾隆年間雲增·耶喜絳稱《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今人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書》等書找到；而〈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則應是以前朝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為基礎，參考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敦煌本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改寫而成。甚至曾獲吐蕃贊普邀請入藏而終未成行的曇曠，極有可能就是〈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二文本的作者。

關鍵詞：敦煌文獻、無著、世親、曇曠、故事類型、本生、因緣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高僧、動物與佛菩薩：唐宋之際敦煌傳抄的外來僧神異傳說研究」（MOST 106-2410-H-004 -155 -MY2）之部分成果。係以2017年8月23-25日於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合辦之「2017敦煌論壇：傳承與創新——紀念段文傑先生誕辰100周年敦煌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敦煌文獻中的無著、世親菩薩神異傳說與神聖崇拜〉為基礎，改寫而成。感謝該會議與會暨本刊審查專家學者之指正。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佛教唯識派重要論師無著（又譯阿僧伽）<sup>1</sup>、世親（又譯伐蘇畔度、婆藪盤豆、天親）<sup>2</sup>二兄弟，據稱活動於佛去世後一千年的北天竺富婁沙富羅國，<sup>3</sup>為國師婆羅門姓憍尸迦之子，<sup>4</sup>前者主要著作有《金剛般若論》、《攝大乘論》等，後者則有《阿毘達磨俱舍論》、《辯中邊論》等。敦煌文獻抄有不少無著論著，如隋代達磨笈多譯《金剛般若論》、唐代玄奘譯《攝大乘論本》、玄奘譯《顯揚聖教論》、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sup>5</sup>；世親論著抄錄得更多，如北魏菩提流支譯《金剛仙論》、唐代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玄奘譯《唯識三十論頌》、南朝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唐代玄奘譯《攝大乘論釋》、玄奘譯《辯中邊論》、玄奘譯《大乘五蘊論》。<sup>6</sup>可見無著與世親之論著，於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備受看重，才有如此多論著的傳抄。

除此之外，敦煌文獻還可見〈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凡有 P.2680、P.3727 二寫本。而 P.2971 壁畫榜題底稿，計寫有廿三位釋教人名，其中有「第十八無著菩薩（無弟子）、第十九世親菩薩（無弟子）」。<sup>7</sup>又 P.3913 等八件寫本抄錄的被視為假託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脩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毗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秘法戒壇法儀則》的密教文獻，<sup>7</sup>其中的卷 4〈付法藏品〉有「法付囑第廿六代付法藏人聖

<sup>1</sup> 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 5：「阿僧伽（唐言無著。）」（CBETA, B13, no. 80, p. 669, a7）。

<sup>2</sup> 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 5：「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盤豆，譯曰天親，訛謬也。）」（CBETA, B13, no. 80, p. 668, a13）。

<sup>3</sup> 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 5：「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回信大乘。」（CBETA, B13, no. 80, p. 669, a10-11）。

<sup>4</sup> 南朝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此土有國師婆羅門姓憍尸迦。」（CBETA, T50, no. 2049, p. 188, b22-23）。

<sup>5</sup> 如隋代達磨笈多譯《金剛般若論》敦煌文獻有 BD5998-1、P.ch.3007V、BD5998-2 等寫本，唐代玄奘譯《攝大乘論本》有 P.ch.2008-2 一寫本。以上分別參考日·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學附屬圖書館：《大正藏·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東京：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學附屬圖書館，2015 年），頁 225、230。

<sup>6</sup> 如北魏菩提流支譯《金剛仙論》敦煌文獻有 BD827、BD2266、BD54、BD1345V7 等抄本，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有 BD10996、BD7300-1、BD8277、BD14504、S.6506 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中文 1-14 等抄本，玄奘譯《辯中邊論》有 S.107V、BD6081-1、羽 170V2、羽 615V1、S.2684V、BD2345、S.1442V、P.ch.2343V1、P.ch.2694 等二十五件抄本。以上分別參考日·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學附屬圖書館：《大正藏·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頁 225、227、230。

<sup>7</sup> 見日·田中良昭：《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 年），頁 135。又有侯沖：〈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脩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

者無著菩薩」、「法付囑第廿七代付法藏人聖者天親菩薩」，並有「遠承彌勒菩薩《瑜伽》等論，無著菩薩《攝大乘論》等，近承護法、安慧《辯中邊論》、《成唯識論》等以了義（略說如此，廣如餘論中說。）。……闇夜多臨般涅槃時，付囑婆修盤陀（應時尊者世親菩薩依對法藏廣說造論，說六百行頌，譯成卅卷。以聰明，初不信大乘非佛說，因兄無著菩薩，便生信，廣造諸論，以譯大乘，時人號為千部論師。）」的敘述。其中「遠承彌勒菩薩」一段文字，亦可見於《付法藏傳略》，<sup>8</sup>可見《金剛峻經》所述承自《付法藏傳略》。而有 P.2077、P.2576、S.2720、S.2732 等廿八件寫本的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也論及無著、世親，並謂世親為「付法藏第二十二傳法主」；<sup>9</sup>類似的文字，還可見於有 P.2294、P.2070、BD4332V、S.1893V、S.6038、S.464、敦研 348 等六十一件寫本的曇曠另一著作《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謂「佛所記付法藏中第二十二傳法主」；<sup>10</sup>而有 P.2311、P.2332、S.1313、BD14728 等四件寫本的不知撰者《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釋》，<sup>11</sup>則作「佛記此人我滅度後第二十二傳法主」（P.2332）。

學界利用這些材料對禪宗、法相宗、密宗等佛教各宗派譜系進行了詳盡的勾稽，只是對凡有 P.2680、P.3727 等二寫本的〈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討論有限。<sup>12</sup>像陳祚龍〈關於研究無著、世親的生平及其「著述」之新資料〉一文，<sup>13</sup>對此進行了錄校，但其當時也僅見 P.2680 一本，且尚未進一步考究。本文即擬以

毗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秘法戒壇法儀則》，《藏外佛教文獻》第 11 輯（2008 年 7 月），頁 17-144。以 P.3913 底本，參校甲本：BD15147、甘博 015，乙本：BD02301 背、S.2316 背+BD02431 背、BD06329 背、S.2144 背，丙本：BD05298。

<sup>8</sup> 敦煌文獻的《付法藏傳》文書，馬格俠以為是廿八件，王書慶、楊富學則以為是廿一件，鍾書林、張磊則在上述三位研究者的基礎上，梳理出 20 件，並將它們分為三類：一是《付法藏傳》，有 S.264V、S.276V、S.366V、S.1053、S.4478、P.2680、P.2774V、P.2775、P.2775V、P.2776V、P.3355V、P.3727、P.4968、BD7262（帝 062）V 等 14 件；二是《付法藏傳略》，凡有 S.8758、S.9407、P.2791、P.3212 等 4 件；三是《付法藏傳》之別本，凡有 P.2124、S.1730 等 2 件。以上分見馬格俠：〈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敦煌學輯刊》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19-126；王書慶、楊富學：〈也談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因緣傳》〉，《敦煌學輯刊》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94-106；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548-558、575-576、579-580。

<sup>9</sup> 日·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大正蔵・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頁 257-258。《大正蔵》本以 P.2077 為底本，參校 S.2720、S.2732、P.2576 等。

<sup>10</sup> 日·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大正蔵・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頁 257。《大正蔵》本以 P.2180 為底本，參校 S.1923、S.2651、P.2161 等。

<sup>11</sup> 日·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大正蔵・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頁 257。

<sup>12</sup> 如日·田中良昭：〈禪宗燈史の發展〉，日·篠原壽雄、日·田中良昭編集：《敦煌仏典と禪》（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年），頁 99-124。

<sup>13</sup> 陳祚龍：〈關於研究無著、世親的生平及其「著述」之新資料〉，《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81-192。

無著、世親二篇本生緣為對象，探究文本之屬性及其故事之源流。

## 二、〈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錄校

寫錄有〈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P.2680、P.3727二寫本，它們基本上都可視為高僧（佛弟子、聖者）專抄，而二寫本抄寫年代，則分別是：P.2680為西元937年前後，P.3727為西元955年前後。<sup>14</sup>P.2680一寫本，為卷軸本，寫本正面抄錄的文書依序為：1〈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2〈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3〈寺門首立禪師讚〉，4〈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sup>15</sup>5《付法藏傳》中的〈第廿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鶴勒那夜奢〉、〈第廿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師子比丘〉，6〈劉薩訶和尚因緣記〉，7壁畫榜題底稿，8〈大唐義淨三藏讚〉，9〈佛圖澄和尚因緣記〉，10〈大唐三藏讚〉，11〈羅什法師讚〉，12〈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13〈遠公和尚緣起〉，14〈四威儀〉（擬），15諸菩薩名、十大弟子名等雜寫，16雜寫三行。

而P.3727一寫本則為冊葉本，主要抄寫《付法藏傳》、〈十夢〉、<sup>16</sup>〈十大弟子讚〉（擬），<sup>17</sup>並雜有其他高僧等佛教文書，其中即有〈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它們分別散見於：第七面，《付法藏傳》中的〈第十代付法藏人聖者富那奢〉、〈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第八面，原抄〈呂都知、陰都知與親友往

<sup>14</sup> 詳參楊明璋：〈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敦煌寫本研究年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12號（2018年3月），頁27-44。

<sup>15</sup> 此文書敦煌文獻凡有 P.2680、P.3727、S.528、S.276V、P.3570V 等五件，題據 S.528、S.276V 增擬。

<sup>16</sup> P.3727 分別於第一面書有第四、第三夢，第二面書有第六、第七夢，第五面書有第五夢，第六面書有第八、第九夢，第十三面書有第二、第十夢，第十五面書有第一夢，合起來共為十夢，與P.2668學界擬名為〈十夢〉或《十夢經》的文書，文字全同，而在過去並未被研究者所注意到。換言之，P.3727 為〈十夢〉在 P.2668、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88104V（存有八夢）及 BD14546 等三個寫本外的第四個寫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88104V 一本，梁麗玲〈敦煌本《十夢經》初探〉有詳盡的說明與討論，收入劉進寶、日·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71-494。而 BD14546 一本則可參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 BD14546 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年第1期（2010年1月），頁38-51。

<sup>17</sup> 敦煌本〈十大弟子讚〉另有 BD14546、P.3355、S.276、S.1042、S.5706、S.6006 等六件寫本，參劉顯：〈《全敦煌詩》校讀劄記〉，《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2015年9月），頁185-193。唯其未見本卷——P.3727，此卷未有題。

來書狀〉（擬），書手利用空白處接續第七面抄寫〈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第十面，原應為〈正月廿日沙門道會狀〉（擬），書手利用空白處抄錄壁畫榜題底稿，其中有無著菩薩「以舌舐蛆時」、「却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等，乃出自〈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第十一面，《付法藏傳》中的〈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比羅〉、〈第廿五代聖者舍那婆斯〉（擬），以及出自〈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世親菩薩化緣將畢，便捨命行，門徒弟子起塔供養」等文字。第十二面，接續第十一面的《付法藏傳》〈第廿五代聖者舍那婆斯〉（擬），以及出自〈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的「彌勒慈尊及諸眷屬，坐寶宮殿，空中而現，告無著言：『善男子，汝何所願？』無著白言：『我願於大乘法無有疑惑。』彌勒菩薩即為說法時。」第廿二面，接續第二十一面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以及羅什將丈二面衣鏡藏於澡罐之事、世親菩薩之事、《付法藏傳》中的第廿五代聖者舍那婆斯片段。由此可知，P.2680對〈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寫錄較為完整，P.3727則較為隨意。接下來，就分別將之錄校於後。

### （一）〈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之錄校

〈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凡有 P.2680、P.3727 二件寫本，且二本首、尾俱全，也都有題名。就書寫情況來看，P.2680 的書跡勝過 P.3727，唯 P.2680 仍有部分文句無法通讀，而 P.3727 往往可苴補之。故今以 P.2680 為原卷，P.3727 的第七面為甲卷，另酌參陳祚龍校錄本錄校如下：

#### 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

無著菩薩者，佛滅度後九百年，初出現世於北天竺，<sup>18</sup>婆羅門種。<sup>19</sup>厭世非常，善能說教，<sup>20</sup>傾慕出家，<sup>21</sup>既出家已，在於那闍唎利山中。雖久修道，於大乘法未能斷疑，求善知識，<sup>22</sup>而行乞食。途中忽逢一老狗，<sup>23</sup>蟲蛆食噉。<sup>24</sup>見已，興悲，割自

<sup>18</sup> 世，原卷無，據甲卷補。竺，原卷、甲卷均作「土」，陳作「竺」，今從。

<sup>19</sup> 門種，原卷作「眾」，甲卷作「門種」，陳選作「門種」。

<sup>20</sup> 能，甲卷無。

<sup>21</sup> 傾慕，甲卷作「中欣慕」。

<sup>22</sup> 知，甲卷作「諸」。

<sup>23</sup> 甲卷「逢」字後有「有」字。

<sup>24</sup> 蛆，原卷作「腥」，陳作「咀」。

身肉以代其狗，<sup>25</sup>無刀髑肉。<sup>26</sup>至鐵師所，<sup>27</sup>即借其刀，<sup>28</sup>鐵師答言：「汝是沙門，先不相識，<sup>29</sup>有何典質？」無著告言：<sup>30</sup>「我無別物，但留錫杖，<sup>31</sup>與為質典，願與我刀，<sup>32</sup>須臾却還。」即持其刀，往至狗所，與刀割肉，<sup>33</sup>至於地上，抱取其狗，<sup>34</sup>以舌舐蛆，<sup>35</sup>狗忽不見。<sup>36</sup>慈氏菩薩及諸眷屬，<sup>37</sup>坐寶宮殿，空中而現，即告言之：<sup>38</sup>「善男子，汝何所願？」無著白言：「我今惟願於大乘法無有疑惑。<sup>39</sup>」慈氏菩薩即便為彼，<sup>40</sup>廣說《瑜伽師地》之論。<sup>41</sup>其時，無著證法光三昧，位登初地，彌勒慈尊，忽然不見。却送其刀，鐵師告言：<sup>42</sup>「沙門無妄，<sup>43</sup>何故違限，<sup>44</sup>於時不還？」無著言：<sup>45</sup>「我不妄語，<sup>46</sup>纔送如是。」鐵師報言：<sup>47</sup>「汝將其刀，經六月。」無著再言：「言經今六月，汝所□實，故間上至□□夜，下□百餘年，不延須臾，正當如此，賢聖加持。」<sup>48</sup>從此已後，造《瑜伽》、《攝大乘論》、《阿毗達磨論》等，

<sup>25</sup> 代，甲卷作「時」。

<sup>26</sup> 髑，原卷作「髑」，甲卷作「割」，陳作「副」。

<sup>27</sup> 甲卷於「至」字後有「於」字。

<sup>28</sup> 即，甲卷無。

<sup>29</sup> 識，原卷如是，陳作「說」。

<sup>30</sup> 告，甲卷作「報」。

<sup>31</sup> 錫杖，甲卷作「其鉢」。

<sup>32</sup> 我，原卷無，據甲卷補。

<sup>33</sup> 與刀，原卷無，據甲卷補。割肉，原卷如是，陳脫二字。

<sup>34</sup> 抱，原卷如是，陳作「把」。

<sup>35</sup> 舐蛆，原卷作「舐<sup>鼠</sup>」，甲卷作「舐蛆」，陳作「咬咀」。

<sup>36</sup> 忽不見，原卷作「不忽」，並於「忽」旁有乙倒符號，陳作「不見，忽見」，甲卷作「忽不見」，可知「忽不見」為確。

<sup>37</sup> 唐·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卷4〈菩薩品〉：「經：『爾時世尊(至)問安其疾。』贊曰：『此命也。』梵云『梅坦利耶』，翻為『慈氏』，古云『稱帝麗』，或云『彌勒』，皆訛路也。說此本緣，如《彌勒上生疏》上卷。」(CBETA, T38, no1782, p1057, b11-14)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14云：「彌帝隸(梵語，古云『彌勒』，皆訛，略不正也。正梵音云『每怛哩』，唐言『慈氏』，菩薩名)。」(CBETA, T54, no. 2128, p. 394, c19)。

<sup>38</sup> 言之，甲卷作「之言」，陳脫「之」字。

<sup>39</sup> 於，原卷無，據甲卷補。

<sup>40</sup> 便，原卷如是，陳訛作「使」。

<sup>41</sup> 伽，甲卷作「珈」。

<sup>42</sup> 告，甲卷作「報」。

<sup>43</sup> 無妄，甲卷作「教中不合忘語」。

<sup>44</sup> 違，原卷如是，陳訛作「達」。

<sup>45</sup> 甲卷於「言」字前有「答」字。

<sup>46</sup> 妄，甲卷作「忘」。

<sup>47</sup> 報言，甲卷作「言曰」。

<sup>48</sup> 此段原卷僅作「汝將其刀，直經六月，似經須臾」，今據甲卷補。

<sup>49</sup>廣闡玄門，立唯識中宗，年百五十，化利有情，廣度群品。化緣已畢，便捨命行，人天咸感，<sup>50</sup>起塔供養。

## (二) 〈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錄校

〈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以 P.2680 所抄最為完整，且題名為原卷所有。而 P.3727 雖亦可見，但如前文所言，僅寫錄片段文字，又與 P.2680 幾無有意義之異文，故今只就 P.2680 一本進行校錄，酌參陳祚龍校本。

### 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

世親菩薩者，如〔來〕滅後九百年，<sup>51</sup>初出現於世，婆羅門種。<sup>52</sup>以兄無著厭世非常、善說教中國時出家。<sup>53</sup>兄修大乘，證得初地。弟樂小乘，毀謗大乘，不顧修習，在罽（罽）賓國，行小乘行。無著菩薩，既證初地，即作是念：「我從聖者慈氏菩薩，親聞大乘甚深玄妙，唯餘世親，更無有人堪為法器揚我教者。<sup>54</sup>」唯化世親，遣二弟子往世親所，與為侍者，初夜誦《無盡意經》，<sup>55</sup>一人後夜誦《十地經》。彼二弟子，至世親所，<sup>56</sup>後於異時，如其師教，一人初夜誦《無盡意經》，世親聞已，作如是言：「雖有甚因，<sup>57</sup>而無其果。」一人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作是思惟：「前者是因，此是其果，因果相稱，我先毀訾，悲悔交集，我先毀訾，果由此舌，宜截斷之。」即執利刀，欲斷自舌，忽見無著住立其前，執持刀手，而謂之曰：「夫大乘者，究竟之法，吾欲誨汝，<sup>58</sup>汝當自悟，諸佛聖教，改軌是誨。汝先以舌毀謗大乘，今應以舌廣釋之，空斷其舌，何所益乎？」作是語已，忽然不見。世親深悟，遂不斷舌。後至無著，請問大乘，無著為彼廣說《瑜伽師地》之論，即

<sup>49</sup> 甲卷作「阿毗達摩經集諸等論」。

<sup>50</sup> 咸，原卷、甲卷均作「威」，陳作「畏」。

<sup>51</sup> 如來，原卷僅有「如」字。

<sup>52</sup> 「種」字前有「眾」，其旁有一「卜」符號。

<sup>53</sup> 中國，原卷作是，陳改作「眾同」。

<sup>54</sup> 更無有，原卷作是，陳誤作「現無著」。又「揚」字前陳衍「來」字。

<sup>55</sup> 初夜，原卷有墨覆於字上，無法辨認，陳校作「口」，今據下文補作「初夜」。

<sup>56</sup> 世親，原卷僅有「親」字，陳加上「世」字，今從之。

<sup>57</sup> 甚，原卷作是，陳校作「其」。

<sup>58</sup> 吾，原卷作「悟」，陳改作「吾」，今從陳。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5〈無著與世親〉云：「吾欲誨汝，爾今自悟。」（CBETA, B13, no. 80, p. 670, a11）。

證發光三昧，<sup>59</sup>一皆加行。無著菩薩造《攝論本》，令其造釋。授《十地經》，使其造論也。<sup>60</sup>故此二論，世親菩薩初入大乘，創初造成。世親菩薩後因異時，釋經千部，造論五百，破於外道、小乘異執，豎為盛宗，流於世。高建法幢，摧滅邪論，廣化有情。化緣將訖，便捨命行，門人悲感，<sup>61</sup>起塔供養。或有傳說：世親菩薩者，付法中第廿一傳法人也。<sup>62</sup>世親菩薩於罽賓國聽《毗婆沙論》，<sup>63</sup>造《俱舍論》。其時，五百羅漢造《毗婆沙論》，世親每日迫彼衲衣而坐，至夜歸房，<sup>64</sup>遂結其頌，<sup>65</sup>破彼宗見，造論成就，<sup>66</sup>論頌亦成，<sup>67</sup>遂寫一本與彼城中一老僧。世親走逃出城，彼城門有一泥神，<sup>68</sup>手把銅鈴，有人偷物出城，神便撼鈴。世親出城，神撼其鈴。城中尋問，並無失脫，眾人怪之。<sup>69</sup>因問人：「見世親出城？」<sup>70</sup>其老僧向諸羅漢說：「世親去時，留一文書與我。」羅漢觀之，《毗婆沙》等盡被彼打破，<sup>71</sup>遂使尋捉不得，即《俱舍論頌》是也。<sup>72</sup>所有聖跡，略如別傳，此但略明耳。

又 P.3727 一寫本的第二十二面第 8 至 18 行撮抄有世親菩薩之事，並與其他文書間雜，甚為雜亂，為將之理清，今先截此面文書之圖版如下，後逐錄原文。

<sup>59</sup> 發光，原卷如是，陳作「法光」，「發光」一詞已可通，唐·般若、牟尼室利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 2〈陀羅尼品第二之二〉云：「所謂厭離一切法三昧超過一切法三昧，……甚深法發光三昧，如須彌山三昧……以如是等而為上首。」（CBETA, T19, no. 997, p. 531, b19-26）。

<sup>60</sup> 也，原卷於「論」字右下以小字書之。

<sup>61</sup> 門人悲感，原卷「門」作「𠂔」，陳作「乃人天畏感」，其實「𠂔」是「門」的草書。

<sup>62</sup> 付法，原卷如是，陳作「佛法」。

<sup>63</sup> 世親，原卷本作「世尊」，又於「尊」旁以小字書「親」字，陳作「世親」。

<sup>64</sup> 至夜，原卷如是，陳作「夜至」。

<sup>65</sup> 頌，原卷作「訟」，陳作「誦」，今從陳。

<sup>66</sup> 成就，原卷如是，陳作「咸就」。

<sup>67</sup> 頌，原卷作「訟」，陳作「誦」，今從陳。

<sup>68</sup> 門，原卷作「𠂔」，陳作「乃」。

<sup>69</sup> 怪，原卷作「恠」，即怪字，陳作「唯」。

<sup>70</sup> 出，據陳補。

<sup>71</sup> 等，原卷作「亲」，陳作「等」，今從陳。盡被彼，原卷作「盡彼被」，陳作「盡被彼」，今從陳。

<sup>72</sup> 頌，原卷作「訟」，陳作「頌」，今從陳。



(<http://idp.bl.uk/>)<sup>73</sup>

8 世親菩薩化緣將畢，便捨命行，門徒子弟起塔供養。

9 罽賓國王信奉末漫尼彌師訶法，不信羅漢，煞其聖者，聖者

10 遍躄乃流白乳。<sup>74</sup>其末漫尼彌沙河等同凡夫，更無變現，遍躄

11 流血，國人恣嗟，生悔交集，自挽外道法，人就聖者，求死歸大乘教時，

12 聖者坐於火中端然不動。 □彌勒慈尊及諸眷屬，坐寶

13 宮殿，空中而現，告無著言：「善男子，汝何所願？」無著白言：「我願

14 於大乘法無有疑惑。」彌勒即為說法時。

15 世親菩薩佛涅槃後九百年，初出世，現生於婆羅門家□□□□。

16 福德時。 其王不信教法，欲疑（擬）持刀煞阿羅漢，乃感舉。

17 國振動，人民死盡，後欲追悔，都無所益。

18 聖者摩奴羅從尊者世親菩薩受付囑時。

以上錄文畫有底線者，與世親菩薩相關，且和〈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所述有些相似，但又非直接攝取、摘錄，於句末往往加上壁畫榜題的典型形式——「……時」，而未畫有底線者，則與《付法藏傳》中的第廿五代聖者舍那婆斯文字有些相似。整體而言，此段文字抄寫的隨意性甚強，或也是壁畫榜題底稿。

<sup>73</su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網址：<http://idp.bl.uk/>（最後瀏覽日期：2018.03.20）。

<sup>74</sup> 「乃」字原作「汗」，於其旁書「汗」字。

### 三、〈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文本屬性

抄錄有〈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 P.2680、P.3727 二寫本，前者基本上可視之為高僧事跡專抄，至於後者，雖是廢棄文書的再利用，抄寫形態的隨意性也較強，但亦以高僧、佛弟子、聖者等佛教事跡之寫錄為多，且於《付法藏傳》、〈十夢〉、〈十大弟子讚〉等文書的抄寫外，其他內容與 P.2680 所抄高僧事跡大抵相同。故筆者以為 P.3727 應該還是根據類似 P.2680 一寫本的高僧事跡專抄寫錄的。換言之，作為廢棄紙張再利用的 P.3727，就其後來所抄寫的內容來看，其實也可視之為如 P.2680 一樣的高僧、佛弟子、聖者事跡專抄。

而出自 P.2680、P.3727 高僧事跡專抄的〈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二種文書，就題名而言，迥異於同一寫本的其他高僧事跡文書，它們或作讚，或作因緣記、緣起，或屬《付法藏傳》、《歷代法寶記》，<sup>75</sup>或為壁畫榜題底稿，而敘述無著、世親事跡的二文本，卻名為「本生緣」，且逕自標示二人之宗派——「唯識」於題名，這也是同一寫本的其他文書所未見。陳祚龍〈關於研究無著、世親的生平及其「著述」之新資料〉一文，以其所見 P.2680 中的無著、世親本生緣，概括地認為它們似與《婆藪槃豆法師傳》、《大唐西域記》有直接之關係，且和當時、當地流行之事佛、弘法而習為釋門採用之變文，多有密切的關係。<sup>76</sup>

我們先來看上述二寫本出現的本生緣外的另三種文體——讚、因緣記及緣起。二寫本的「讚」均是以詩讚頌高僧，包括〈寺門首立禪師讚〉、〈大唐義淨三藏讚〉、〈大唐三藏讚〉、〈羅什法師讚〉、〈十大弟子讚〉等，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 89 云：「讚，上佐旦反，《釋名》云：『讚，謂稱人之美也。』《文字典說》：『讚，猶褒揚其美德也，從言贊聲，贊音同上。』下牌拜反，《文字典說》：『頌，讚梵聲也，從口貝聲。』」<sup>77</sup>換言之，「讚」確實著重於稱人之美、揚人之德，「頌」則與「讚」異名而同實。又與「頌」之名義相近，像唐代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2〈序品〉云：「梵云伽陀，此

<sup>75</sup> 敦煌文獻中的《歷代法寶記》，凡有 S.516、S.1611、S.1776V、S.5916、S.11014（僅存題目）、P.2125、P.3717、P.3727、Φ261、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津藝 103V、津藝 304V、日本石井光雄積翠軒文庫藏本，另有應是吐魯番出土的德國柏林藏 Ch.3934。以上參見榮新江：〈唐代禪宗的西域流傳〉，《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73-184。

<sup>76</sup> 陳祚龍：〈關於研究無著、世親的生平及其「著述」之新資料〉，《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頁 181-192。

<sup>77</sup>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 89（CBETA, T54, no.2128, p.874, a20-21）。

翻為頌，頌者，美也，歌也。頌中文句極美麗故，歌頌之故。」<sup>78</sup>故〈寺門首立禪師讚〉於 S.1774V，即題名為〈寺門首立禪師頌〉。而二寫本的「因緣記」則有〈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等四篇，它們的本質如鄭阿財所言，著重在高僧神異故事，於佛教傳播過程中每每發揮著宣教引導及弘揚佛法的功能，且具有宣講提示參考之用。<sup>79</sup>P.2680 於〈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後另抄錄〈遠公和尚緣起〉，有「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弟(第)三之子諸天配遣，逐日往於廬山就聖者遠公，前送齋食，供養不闕時」、「周武帝昇座破滅佛法信邪時」、「惠遠和尚不具王條，不信邪教，對而噴罵帝王：『三塗地獄，不揀貴賤。』大眾驚恠，和尚直入廬山」等三段文字，從頭至尾均為散句，與敦煌講唱文學中韻散相間的「緣起」不同，一方面與〈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近同，應是因緣記的摘略，另一方面「……時」的形式又是壁畫榜題的典型表現形式。這樣的情形也可見於前文 P.3727 的第二十二面第 8 至 18 行寫錄的世親事跡，不但與〈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文句頗多相似，且也具備壁畫榜題的形式。綜言之，P.2680 的〈遠公和尚緣起〉與 P.3727 的第二十二面第 8 至 18 行寫錄的世親事跡等二種文書，讓我們知曉高僧因緣記、本生緣另有延伸性的用途，即經摘錄後而成為壁畫榜題底稿。

佛教有所謂十二分教，就經律論的形式、內容加以分類，則計有：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論議等，<sup>80</sup>依此，所謂的「本生緣」，應該就是「本生」與「緣起」的合稱。無著菩薩造、玄奘譯《顯揚聖教論》卷 6〈攝淨義品〉有云：「緣起者，謂諸經中列請者姓名已，而為宣說，及諸所有毘奈耶、攝有緣起教、別解脫戒經等，是為緣起。」《大正藏》有註：「緣起=因緣。」標明「緣起」一詞，有諸多版本稱「因緣」。<sup>81</sup>後又說道：「本生者，謂諸經中宣說如來於過去世，處種種生死，行菩薩行，是為本生。」<sup>82</sup>僅存於敦煌文獻的唐代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對於「緣起」、「本生」也有說解，分別有云：「六者緣起，梵云尼陀那，舊云因緣。此有三相：因犯制戒、因事說法、因請說法。緣即是起，持業釋也。」<sup>83</sup>「九者

<sup>78</sup> 唐·窺基撰：〈序品〉，《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2（CBETA, T34, no. 1723, p. 684, a5-7）。

<sup>79</sup> 鄭阿財：〈敦煌寫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研究〉，《敦煌研究》2017 年第 1 期（2017 年 2 月），頁 63-73。

<sup>80</sup> 唐·玄奘譯：〈攝淨義品〉，《顯揚聖教論》，卷 6（CBETA, T31, no. 1602, p. 508, c15-17）。

<sup>81</sup> 唐·玄奘譯：〈攝淨義品〉，《顯揚聖教論》，卷 6（CBETA, T31, no. 1602, p. 509, a9-11）。

<sup>82</sup> 唐·玄奘譯：〈攝淨義品〉，《顯揚聖教論》，卷 6（CBETA, T31, no. 1602, p. 509, a14-16）。

<sup>83</sup> 此書如前所言，敦煌文獻凡有廿八件寫本，《大正新脩大藏經》取 P.2077、P.2576、S.2720、S.2732 等四本校錄。引文見唐·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CBETA, T85, no. 2812, p. 1073, a17-19）。

本生，梵云闍陀那。說佛自身在過去世，彼彼方所行菩薩行，本體即生，本世之生，亦通持業、依主二釋。」<sup>84</sup>統合來看，被視為「因緣」的佛典，即是以敘述說法、制戒之起因為特色，而被視為「本生」的佛典，則以敘述佛於過去世之菩薩行為特色。而佛典中，亦有名為「本生緣」、「本生因緣」者，如唐代道宣撰《釋迦氏譜》〈說法開化迹第七〉有「佛還本生緣」，講述的是佛得道經年，王思念之，欲相見，佛還宮中，變多身，羅雲（即羅睺羅）直趨真佛所。<sup>85</sup>又道略集、後秦鳩摩羅什譯《雜譬喻經》有「大迦葉婦因緣喻」，講述的是迦葉與妻前世之因緣，故又名「迦葉本生因緣事」<sup>86</sup>。而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96〈薩陀波崙品〉也有「薩陀波崙菩薩本生因緣」<sup>87</sup>。

由此可知，本生緣著重的是佛、佛弟子、菩薩的前世因緣。只是這麼一來，〈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題名更令人費解，畢竟二文本敘述的並非無著、世親菩薩的前世故事。唐代窺基撰《說無垢稱經疏》卷 5〈菩提分品〉針對《說無垢稱經》「諸佛土無量」至「利樂名本生」一段的頌之疏解，<sup>88</sup>或有助於解決此一難題，其贊曰：「此二頌往惡道而救，難（雖）佛土地獄，故菩薩救他，亦示無邊。彼背正法，而行眾惡，故墮地獄，亦復無邊。悲速拔苦，慈與安樂。現為大魚，於鱗甲內，養諸小虫，而令噉食。現為鹿王，救懷孕鹿。現為飛雉，救諸被燒。諸有情類，如是往救利樂，此成佛已，名為本生。正是菩薩本生事故。」<sup>89</sup>也就是說，菩薩若能拔苦令安樂，化現為魚、鹿、雉等，捨身奉獻於諸有情類，已然成佛，則前此菩薩行亦可名為「本生」。〈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所敘述的諸多情節中，最重要的即是無著悲憫一老狗為蛆所食，割己肉以代狗，同時，也顧及蛆，避免傷害牠，遂以舌舐蛆，此一菩薩行為，和窺基對「本生」的疏解，不謀而合。故〈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編撰者，名之為「菩薩本生緣」，所欲強調的應當就是無著拔苦令安樂的菩薩行之因緣。至於〈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所述，雖未有如無著之菩薩行，但其因先前樂小乘、訾毀大乘，受兄長無著啟悟，欲斷舌以謝罪，後又得兄無著開示，決心以舌廣釋大乘佛典，此一轉變，蓋從自覺復能覺他，<sup>90</sup>亦屬菩薩行，故題名作「菩薩本生緣」，亦無不可。

<sup>84</sup> 唐·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CBETA,T85,no.2812,p.1073,a25-27）。

<sup>85</sup> 唐·道宣撰：〈說法開化迹第七〉，《釋迦氏譜》（CBETA,T50,no.2041,p.93,b22-c2）。

<sup>86</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雜譬喻經》（CBETA,T04,no.207,p.524,a20）。

<sup>87</sup> 天竺·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薩陀波崙品〉，《大智度論》，卷 96（CBETA,T25,no.1509,p.731,c3-7）。

<sup>88</sup> 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 4〈菩提分品〉云：「諸佛土無量，地獄亦無邊，悉往其方所，拔苦令安樂。諸有傍生趣，殘害相食噉，皆現生於彼，利樂名本生。」（CBETA,T14,no.476,p.576,c10-14）。

<sup>89</sup> 唐·窺基撰：〈菩提分品〉，《說無垢稱經疏》，卷 5（CBETA,T38,no.1782,p.1090,c8-15）。

<sup>90</sup> 天竺·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序品〉云：「阿毘曇中，迦旃延尼子

而二文本於題名一標舉「唯識大師」，一標舉「唯識論師」，<sup>91</sup>〈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於文末甚至說：「從此已後，造《瑜伽》、《攝大乘論》、《阿毗達磨論》等，廣闡玄門，立唯識中宗，年百五十，化利有情，廣度群品。」〈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則謂世親：「釋經千部，造論五百，破於外道、小乘異執，豎為盛宗，流於世。」顯然二文書認為唯識宗的開宗立派，始於無著，而世親則是令唯識宗壯盛的關鍵人物。無疑地，抄寫於 10 世紀中葉的二篇本生緣之編撰，不但是為了彰顯無著、世親二位高僧的菩薩行，也是為了顯揚唯識宗。

#### 四、〈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故事源流與編撰者

前節曾提到〈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最重要的情節是：無著悲憫一老狗為蛆所食，遂割己肉以代狗；又為了避免傷害蛆，故以舌舐蛆。此外，尚有二個值得注意的關目：無著以舌舐蛆之際，狗忽不見，而彌勒菩薩於此時現身空中，為之講說《瑜伽師地論》，待無著位登初地，又忽不見；無著以錫杖（或鉢）為質，向鐵師借刀具，允諾須臾即還，唯因於天界接受彌勒開示，天界似經須臾，人間直經六月，鐵師遂怪之妄語違限。此二情節，表示無著之斷疑釋惑並造有《瑜伽師地論》仍上承自彌勒菩薩，〈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也因而有高度的神異色彩。而這些情節是否有所本？抑或為編撰者依當時可見的無著傳記，添枝加葉，改寫而成？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的第十四章〈虛妄唯識論〉第一節〈無著師資事略〉有云：

真諦傳其初於薩婆多部（或云化地）出家，修小乘空觀，久而無徵；欲自殺，賓頭羅來教之，乃得悟入。然「意猶未安，謂理不應止爾」，乃上升兜率，問彌勒大乘空義，思惟得入，因此名無著云。藏傳則謂初修彌勒法十二年，竟無所得。心生厭離，去而之他。後以割肉飼蟲因緣，感彌勒現身，因偕往兜率，為說大乘云。<sup>92</sup>

弟子輩言：『何名菩薩？自覺復能覺他，是名菩薩。』」（CBETA,T25,no.1509,p.86,c4-6）。

<sup>91</sup> 五代·義楚集《釋氏六帖》卷 6 云：「論師，論難徵詰，通凡及聖，乃至作論，亦名法師。一問、二答、三徵、四釋、五難、六通、七開、八並、九嘲、十諷，研斲循環，名為論師。」（CBETA,B13,no.79,p.99,a15）。

<sup>92</sup> 印順：《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1985 年），頁 237。

印順法師所說的「真諦傳」，指的即是南朝陳的真諦所譯《婆藪槃豆法師傳》，檢視之，確實未見上述四個關目，而印順所說的「藏傳」，雖未能得知其具體的根據為何，筆者檢視坊間流行的一本著作——今人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所著的《西藏生死書》，其中正好有段敘述和〈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最重要的情節相合的，如下：

無著（Asanga）是第四世紀最著名的印度佛教聖者。……三年又過去了，他仍然連一個好夢都沒有。這下子他完全死心了，決定永遠離開閉關房。當天下午，他遇到一隻狗躺在路旁。牠只有兩隻前腳，整個下半身都已經腐爛掉，佈滿密密麻麻的蛆。雖然這麼可憐，這隻狗還是緊咬著過路人，以它的兩隻前腳趴在那個人身上，在路上拖了一段路。無著心中生起了無比的慈悲心。他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拿給狗吃。然後，他蹲下來，要把狗身上的蛆抓掉。但他突然想到，如果用手去抓蛆的話，可能會傷害到它們，唯一的方法就是用舌頭去吮。無著於是雙膝跪在地上，看著那堆恐怖的、蠕動的蛆，閉起他的眼睛。他傾身靠近狗，伸出舌頭……下一件他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的舌頭碰到地面。他睜開眼睛看，那隻狗已經不見了；在同樣的地方出現彌勒菩薩，四周是閃閃發光的光輪。<sup>93</sup>

可見無著此一菩薩行之故事，確實在吐蕃流傳著，只是從 10 世紀至 20 世紀的流傳過程是什麼？是否還有其他線索可資考索？

一本為清代乾隆年間藏人雲增·耶喜絳稱所著《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其中一節——「聖無著菩薩的歷史」有云：

就這樣修了十二年之久，都未見成相，心灰出山時，見一母犬下身已腐，聚滿蛆蟲，上身蛆蟲正在鑽食。他生起猛利的悲心，想到如果除蟲，蟲將盡死，如果不除時母犬將死。以此他想割下自己身上一塊肉來，取蟲到肉上來。於是前往阿青達城中，以錫杖抵押了一把小金刀，回來以金刀割下自身一塊肉；想用手捉取蛆蟲時，考慮到蟲將被捉死，只好俯身下去，閉起眼來，用舌舐取蛆蟲，此時忽然母犬不見，而是身光遍照的慈尊現在面前。

<sup>93</sup> 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臺北：張老師文化，1998 年），頁 246-247。

此段文字藏文本、中文本中均有之。<sup>94</sup>這裡所敘述的故事情節，和〈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更為接近，不但割己肉以代狗為蟲蛆所食，是較《西藏生死書》所言更近於〈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且也有以錫杖作為抵押向人借刀的情節。可見像本生緣這樣的無著故事，不只流傳於 10 世紀的敦煌，在 18 世紀的吐蕃也還可見其踪跡。

《婆藪槃豆法師傳》固然未見與〈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情節、文句相合者，但其與〈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間，則存有若干隱約可見的線索。像傳中有一段提到：迦旃延子請馬鳴至罽賓國，經十二年造成毘婆沙，恐餘部及大乘污壞此正法，遂說服國王，要今後學此諸人不得出罽賓國，八結文句及毘婆沙文句也不得攜出國，同時以願力攝諸夜叉神令守城門，而阿綸闍國婆娑須拔陀羅法師佯為狂癡人，暗地悉將毘婆沙誦持在心，欲出城歸國，經守城門夜叉神及眾人反覆檢問四次，始成功出城歸國。這樣的禁制歷程，在〈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中的「或有傳說」一段，我們看到它被重製，只是本生緣增加能辨偷盜的手搖鈴之涅神，讓故事之神異性更濃。

此外，《婆藪槃豆法師傳》在敘述無著開示世親的過程，本生緣與之也還存有草蛇灰線的關係，傳云：

阿僧伽法師既見此弟聰明過人，識解深廣，該通內外，恐其造論，破壞大乘。阿僧伽法師住在丈夫國，遣使往阿綸闍國報婆藪槃豆云：「我今疾篤，汝可急來。」天親即隨使還本國，與兄相見，諮問疾源，兄答云：「我今心有重病，由汝而生。」天親又問云：「何賜由？」兄云：「汝不信大乘，恒生毀謗，以此惡業，必永淪惡道。我今愁苦，命將不全。」天親聞此驚懼，即請兄為解說大乘，兄即為略說大乘要義。法師聰明殊有深淺，即於此時，悟知大乘理應過小乘。於是就兄遍學大乘義，後如兄所解，悉得通達，解意即明，思惟前後，悉與理相應，無有乖背。始驗小乘為失，大乘為得，若無大乘則無三乘道果。昔既毀謗大乘，不生信樂，懼此罪業，必入惡道，深自咎責，欲悔先過。往至兄所，陳其過迷，今欲懺悔，先誓（愆）未知何方得免，云：「我昔由舌，故生毀謗，今當割舌，以謝此罪。」兄云：「汝割千舌，亦不能滅此罪。汝若欲滅此罪，當更為方便。」法師即請兄說滅罪方便，

<sup>94</sup> 雲增·耶喜絳稱著，郭和卿譯：《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81。按語：又藏文本《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的無著（ཐོགས་མེད）傳記中，確有與中文本相同的故事情節。詳參 ཡོངས་འཛིན་ཡི་ཤེས་རྒྱལ་མཚན། : ལམ་རིམ་ལྷ་མ་བརྒྱུད་པའི་རྣམ་ཐར།（雲增·耶喜絳稱：《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ཁེར་མཛད་འཇམ་དབྱེད་པའི་བཞུགས་པ།（色拉寺昧僧院／蔣揚索南），2016.2.27，pp.164-175。（網址：<https://goo.gl/9kNzJa>，最後瀏覽日期：2018.03.20）此部分請教謝獻誼先生，特此致謝。

兄云：「汝舌能善以毀謗大乘，汝若欲滅此罪，當善以解說大乘。」<sup>95</sup>

此段最為要緊的情節為：一是兄無著擔心弟世親造論破壞大乘，卻苦於無開示世親之機會，故假稱己病重，要世親立刻歸國；二是世親悔悟後，欲斷舌以謝前愆，無著告訴他滅罪的方便法是以其舌解說大乘。第一個關目與本生緣的差異較大，本生緣是無著派遣二弟子至罽賓國擔任世親的侍者，於初夜及後夜分誦《無盡意經》、《十地經》，欲透過佛經感化世親；第二個關目則是本生緣亦有之，只是傳文是世親主動去找無著，本生緣則是在世親欲斷舌之際，無著忽現於世親面前。

而在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記》卷5〈阿踰陀國〉對世親斷舌一事也有記載，云：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甌窳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潭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sup>96</sup>

非但情節較《婆藪槃豆法師傳》更近於本生緣所敘，而且有數句的文字二者是相同的（文字下劃有底線者）。而《大唐西域記》卷5也記載了另一則斷舌為誓的故事，云：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惟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怵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眾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偽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眾，令相推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眾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眾咸默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

<sup>95</sup> 南朝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CBETA,T50,no.2049,p.190,c14-p.191,a5）。

<sup>96</sup> 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5（CBETA,B13,no.80,p.670,a7-14）。

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眾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徵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尊崇正法。<sup>97</sup>

這則斷舌為誓，是外道論師與護法菩薩賭咒——論辯落敗者須斷舌以謝，和本生緣非但斷舌一母題相同，而且護法菩薩得勝後，外道論師欲自斷舌，護法菩薩的回應——「斷舌非謝，改軌是悔」，也與本生緣無著的回應——「諸佛聖教，改軌是誨」一致。像這樣，於情節與文字的近同，恐非偶然，應當是本生緣的撰作者有意的援引。

與〈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更為相似的文本，其實是曾獲吐蕃贊普邀請入藏未能成行的曇曠於大曆 9 年（774）撰成的《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一書，<sup>98</sup>其中有段文字敘述了無著、世親的生平大略，如下：

即付法藏第二十二傳法主者，傳中名曰婆修盤陀，《法花（華）論》云婆藪盤豆，《若正論》云筏蘇伴度，舊譯天親，今名世親，言筏蘇者即世主天，言此天者是世間主，故號此天名為世主，言此世天而為親友，故新舊譯隨舉一名。圓暉法師《楞伽疏》中，不許世親是二十二，傳法人數深為迷謬。況《法藏傳》云此聖者造五百論，其名又同，故知定是傳法主也。是北印度健馱羅人，兄弟二人皆入佛法，長兄無著修學大乘得證初地，小弟隣持修學小乘得阿羅漢，世親聰穎五印欽崇，凡所造論，千代龜鏡。無著菩薩見弟世親具大乘性，恐證小果，欲為開悟，令歸大乘，遂託有疾而誘喚，世親聞命，不遠而來，無著密使二人迎候，令於夜分近世親房，一人誦《阿毘達磨經·攝大乘品》，一人誦《花（華）嚴經·十地品》，世親聞法，悲悔交生：「如斯妙法，我先毀謗，過由此舌，宜斷截之。」即執利刀，欲自斷舌。

<sup>97</sup> 唐·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 5（CBETA, B13, no. 80, p. 676, a10-p. 677, a7）。

<sup>98</sup> 該書曇曠有序云：「後於燉煌撰《入道次第開決》，撰《百法論開宗義記》，所恐此疏旨實文幽，學者難究，遂更傍求眾義，開決疏文，使夫學徒當成事業，其時巨唐大曆九年。」其他有關曇曠的生平，詳參日·上山大峻：〈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學〉，《東方學報（京都）》第 35 冊（1964 年 3 月），頁 141-214。

忽見無著住立其前，執持手閉（臂），謂之曰：「夫大乘者究極之法，吾欲誨爾，爾其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改軌是悔。先以舌毀謗大乘，今應以舌而廣讚釋，空斷其舌，何所益為？」作是語已，忽然不見。世親深悟，遂不斷舌。以至無著，請問大乘，無著遂為造《攝論本》，令其造釋，授《十地經》，使其造論。故此二論，世親菩薩初入大乘，創所造也。盛得極多，具如別傳。<sup>99</sup>

其情節與本生緣相較，最大的差異是曇曠所述一如《婆藪槃豆法師傳》，無著假託有疾而誘喚世親，其他包括密使二人夜分誦經以感悟世親、世親欲斷舌之際無著忽現、無著開示世親已畢又忽不見等，均和本生緣一致。而且此段文字後半（文字下劃有底線者），與〈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幾乎是完全相同。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以為〈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的編撰，應是以南朝陳真諦所譯的《婆藪槃豆法師傳》為基礎，參酌了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與曇曠的《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進行改寫而成。甚至〈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二文有可能就是出自與吐蕃有往來的曇曠之手筆，如此一來，不但可解釋〈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與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之間存有大量相同的文句，也可說明〈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的主要情節——割己肉以代狗為蟲蛆所食，為何目前僅見於藏傳佛教典籍，就是因為此一故事本源自吐蕃，經過漢藏佛教界之往來，而被曇曠寫入〈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中。

## 五、結論

敦煌文獻抄有不少北天竺高僧無著、世親的論著，其中對二位生平事跡敘述最為詳盡的，是抄寫於 10 世紀中葉 P.2680、P.3727 二寫本上的〈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二寫本所抄均是與高僧、佛弟子、聖者相關的文書，其中的文書題名涉及的文體有：贊頌高僧、佛十大弟子的「讚」，著重敘事高僧神異故事的「因緣記」，以及敘說無著、世親事跡的「本生緣」，經上文的考索，「本生緣」應該是「本生」與「緣起」的合稱，此一文體所欲強調的應當就是拔苦令安樂的菩薩行之因緣故事。

<sup>99</sup> 唐·曇曠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CBETA, T85, no. 2812, p. 1068, c28-p. 1069, a24）。

而〈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二文本所敘述的故事情節，前者的主要情節——割己肉以代狗為蟲蛆所食，筆者在清代乾隆年間藏人雲增·耶喜絳稱著《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今人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著《西藏生死書》找到相同的關目；而後者則應是以南朝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為基礎，參考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與敦煌本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進行拼貼、改寫而成，尤其是〈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與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之間存有大量相同的文句。筆者甚至疑心〈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二文可能就是出自獲吐蕃贊普邀請入藏而終未成行的曇曠手筆，如此，既可解釋〈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與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間有不少的互文，也能說明〈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割己肉以代狗為蟲蛆所食一關目，目前僅見於藏傳佛教典籍，即是因此一故事源自吐蕃，經漢藏佛教界之往來，被曇曠寫入〈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中。

## 徵引文獻

### 古籍

天竺·龍樹菩薩 Long Shu Pu Sa 造，後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大智度論》*Da Zhi Du Lun* (CBETA, T25, no. 1509)。

後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雜譬喻經》*Za Pi Yu Jing* (CBETA, T04, no. 207)。

南朝陳·真諦 Zhen Di 譯：《婆藪槃豆法師傳》*Po Sou Pan Dou Fa Shi Chuan* (CBETA, T50, no. 2049)。

唐·玄奘 Xuan Zang 口述，辯機 Bian Ji 編纂：《大唐西域記》*Da Tang Xi Yu Ji* (CBETA, B13, no. 80)。

唐·玄奘 Xuan Zang 譯：《說無垢稱經》*Shuo Wu Gou Cheng Jing* (CBETA, T14, no. 476)。

唐·玄奘 Xuan Zang 譯：《顯揚聖教論》*Xian Yang Sheng Jiao Lun* (CBETA, T31, no. 1602)。

唐·般若 Ban Ruo、牟尼室利 Mou Ni Shi Li 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Shou Hu Guo Jie Zhu Tuo Luo Ni Jing* (CBETA, T19, no. 997)。

唐·道宣 Dao Xuan 撰：《釋迦氏譜》*Shi Jia Shi Pu* (CBETA, T50, no. 2041)。

唐·慧琳 Hui Lin 撰：《一切經音義》*Yi Qie Jing Yin Yi* (CBETA, T54, no. 2128)。

唐·曇曠 Tan Kuang 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Da Cheng Bai Fa Ming Men Lun Kai Zong Yi Jue* (CBETA, T85, no. 2812)。

唐·窺基 Kui Ji 撰：《妙法蓮華經玄贊》*Miao Fa Lian Hua Jing Xuan Zan* (CBETA, T34, no. 1723)。

唐·窺基 Kui Ji 撰：《說無垢稱經疏》*Shuo Wu Gou Cheng Jing Shu* (CBETA, T38, no. 1782)。

五代·義楚 Yi Chu 集：《釋氏六帖》*Shi Shi Liu Tie* (CBETA, B13, no. 79)。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網址：<http://idp.bl.uk/>（最後瀏覽日期：2018.03.20）。

<https://goo.gl/9kNzJa>（最後瀏覽日期：2018.03.20）。

【附註】CBETA2016 電子佛典集成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Electronic Text Collection

（此資料庫亦可於網站上查詢：<http://tripitaka.cbeta.org/>）

## 近人論著

- 王書慶 Wang Shuqing、楊富學 Yang Fuxue：〈也談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因緣傳》〉“Ye Tan Dun Huang Wen Xian Zhong De Fu Fa Cang Yin Yuan Chuan”，《敦煌學輯刊》*Journal of Dunhuang Studies* 2008 年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94-106。
- 印順 Yin Shun：《印度之佛教》*Yin Du Zhi Fo Jiao*（臺北 Taipei：正聞 Zheng Wen，1985 年）。
- 侯冲 Hou Chong：〈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脩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毗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秘法戒壇法儀則〉“Jin Gang Jun Jing Jin Gang Ding Yi Qie Ru Lai Shen Miao Mi Mi Jin Gang Jie Da San Mei Ye Xiu Xing Si Shi Er Zhong Tan Fa Jing Zuo Yong Wei Yi Fa Ze Da Pi Lu Zhe Na Fo Jin Gang Xin Di Fa Men Mi Fa Jie Tan Fa Yi Ze”，《藏外佛教文獻》*Cang Wai Fo Jiao Wen Xian* 第 11 輯（2008 年 7 月），頁 17-144。
- 馬格俠 Ma Gexia：〈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Dun Huang Fu Fa Cang Chuan Yu Chan Zong Zu Shi Xin Yang”，《敦煌學輯刊》*Journal of Dunhuang Studies* 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19-126。
- 梁麗玲 Liang Liling：〈敦煌本《十夢經》初探〉“Dun Huang Ben Shi Meng Jing ChuTan”，劉進寶 Liu Jinbao、日·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 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Zhuan Xing Qi De Dun Huang Xu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頁 471-494。
- 陳祚龍 Chen Zuolong：《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Zhong Hua Fo Jiao Wen Hua Shi San Ce San Ji*（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1 年）。
- 楊明璋 Yang Mingchang：〈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Dun Huang Wen Xian Zhong De Gao Seng Zan Chao Ji Qi Yong Tu”，《敦煌寫本研究年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Tonkou Shahan Kenkyuu Nempou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第 12 號（2018 年 3 月），頁 27-44。
- 榮新江 Rong Xinjiang：《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Si Chou Zhi Lu Yu Dong Xi Wen Hua Jiao L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
- 劉波 Liu Bo、林世田 Lin Shitian：〈國家圖書館藏 BD14546 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BD14546 Bei Bi Hua Bang Ti Xie Ben Yan Jiu”，《文獻》*Wen Xian* 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38-51。
- 劉顯 Liu Xian：〈《全敦煌詩》校讀劄記〉“Guan Dun Huang Shi Xiao Du Zha Ji”，《廣西社會科學》*Journal of Guanxi Science* 2015 年第 9 期（2015 年 9 月），頁 185-193。
- 鄭阿財 Zheng Acai：〈敦煌寫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研究〉“Dun Huang Xie Ben Sui Jing

- Ying Si Sha Men Hui Yuan He Shang Yin Yuan Ji Yan Jiu*”，《敦煌研究》*Dunhuang Research* 2017 年第 1 期（2017 年 2 月），頁 63-73。
- 鍾書林 Zhong Shulin、張磊 Zhang Lei：《敦煌文研究與校注》*Dun Huang Wen Yan Jiu Yu Ziao Zhu*（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4 年）。
- 日・上山大峻 Ueyama Daishun：〈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學〉“Kumorikou To Tonkou No Bukkyou Gaku”，《東方學報（京都）》*Toho Gakuho (kyoto)* 第 35 冊（1964 年 3 月），頁 141-214。
- 日・田中良昭 Tanaka Ryosho：〈禪宗燈史の発展〉“Zensou Toushi No Hatten”，日・篠原壽雄 Shinohara Hisao、日・田中良昭 Tanaka Ryosho 編集：《敦煌仏典と禪》*Tonkou Butten To Zen*（東京 Tokyo：大東出版社 Daito Publishing Co., Inc.，1980 年），頁 99-124。
- 日・田中良昭 Tanaka Ryosho：《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Tonkou Zensou BunKen No Kenkyuu*（東京 Tokyo：大東出版社 Daito Publishing Co., Inc.，1983 年）。
- 日・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大正蔵・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Taisyouzou Tonkou Shutsudo Butten Taishou Mokuroku*（東京 Tokyo：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2015 年）。
- 索甲仁波切 Sogyal Rinpoche 著，鄭振煌 Zheng Zhenhuang 譯：《西藏生死書》*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臺北 Taipei：張老師文化 Living Psychology Publishers，1998 年）。
- 雲增・耶喜絳稱 Yunzeng・Yexijiangcheng 著，郭和卿 Guo Heqing 譯：《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Pu Ti Dao Ci Di Shi Shi Xiang Cheng Ch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The attribute of text and origin of stories in “Wei shi Da shi Wuzhu pusa ben sheng yuan” and “Wei shi lun shi Shiqin pusa ben sheng yua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Yang, Ming-chang

( Received March 30, 2018; Accepted June 27, 2018 )

##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Wei shi lun shi Shiqinpusa ben sheng yuan* and *Wei shi lun shi Wuzhupusa ben sheng yuan* were written in P.2680 · P.3727, the name “*ben sheng yuan*” should be the common term of “*ben sheng*” and “*yuan qi*”, the feature of this genre should be the narrative of achieving the happiness by staying off the course of suffering in principal and secondary causes of Bodhisattva’ s travel.

The main plot in *Wei shi da shi Wuzhepusa ben sheng yuan* is to hurt oneself so as to substitute dogs for biting by maggots, it could be found in Yunzeng · Yexijiangcheng’ s *The Lineage from Masters to Masters on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in the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ogyal Rinpoche’ s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Furthermore, the *Wei shi lun shi Shiqinpusa ben sheng yua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enZhendi’ s *The Life of Vasu-Bandhu*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referring to the Xuanzang’ s *The Great T'ang Dynasty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ankuang’ s *Dasheng bai fa ming men lun kaizong yijue*. So much that, Tankuang, who had been invited by btsan po of Tibet to entering Tibet but not yet completed, was the author of *Wei shi lun shi*

*Shiqinpusa ben sheng yuan* and *Wei shi lun shi Wuzhepusa ben sheng yuan* these two text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Wuzhu, Shiqing, Tankuang, story type, bensheng, yinyuan